



当刺苕遇上春天

□郭发仔(湖南)



最先暴露春意的，是原野里一层薄薄的新绿。土地上的青草——匍匐的，挺立的，姿势不同，却一律悄悄长出新叶，带着些许嫩黄，擎着雨露，在春风里雀跃着。而在那些微微隆起的土坎上、篱笆墙上，老了一冬的灌木和藤蔓，似乎也在瞬间褪尽枯色，从根茎上冒出新芽，点点黄绿，预示着春天的到来。

在一蓬长满碎叶的荆棘下，陡见一丛紫红色的新芽，像生在土里的香椿，又像雨后钻出的笋尖。光滑的茎秆映着通透的春阳，可以看见饱满的汁液在流淌，附着其上的倒刺是深紫色，锐利如钩。顶端新叶几片，是铺张的淡紫，筋脉里又折射出几分青葱的绿。

这种植物叫刺苕，各地方言叫法不同，有叫“芽苕泡”“刺钢”的，也有叫“青模苕”的。其成株类似荆棘，一身硬刺，形如缩微版的狼牙棒，在不起眼的荒野中长成硕大的一蓬。乡间人有乡间人的生活法则，物尽其用，往往将此物移植到菜园子的篱笆墙下，任其东南西北肆意攀附，作为规避禽畜的天然屏障。老刺苕的茎秆上布满倒刺，硬如钢，利如刃，刺入肌肤，又痒又痛，还带一种持久的烧灼感。不过，此物春天也开花，花形略似月季，疑为野蔷薇，不过花瓣单层，粉红，花心丝丝缕缕的黄蕊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乡间长大的娃儿，原野、山林是最散漫的世界，但谁都不喜欢这带刺的植物，除了初春时节冒出的新芽。新生的刺苕，老家人叫“勒苕”，有从地上直接冒出的，也有从老枝条上横生出来的。地上长出来的，直接从根部折断；老枝条上的，则要伸直了手掌，小心避开那些箭镞般的倒刺，用拇指和食指捏了，一招，“嘭”脆生生一声响，截断面冒出一股晶莹的汁水来。

奶奶的小院

□张希丽(四川)

在童年的记忆中，奶奶的小院很大，有黑黝黝的青石板，有总是滴着水珠的压水井，有竹篱笆围成的菜园果园，有不爱开花的栀子树，有爬上瓜架的葡萄藤……

早春的午后，我和小伙伴们聚集在小院里，在石板的缝隙间，在竹篱笆的边角处，寻觅着游戏中的“美味”。鲜嫩的青草、不知名的小紫花、沾着泥土的青苔，都被我们放进了大块的碎瓦片里，随手折断的树枝便是现成的餐具，一场春天的“宴会”便开始了。

仲夏的傍晚，奶奶坐在磨得发亮的竹椅上，悠悠地摇着旧蒲扇，邻近的老人们也爱拿着蒲扇来小院里乘凉。每到这时，奶奶便要我回屋端来木制小板凳，或许是为了听到老人们那随口的夸奖，我不厌其烦地一趟又一趟地跑着，似乎这是一项专属于我的工作。老人们在叙家常，我是坐不住的，这边跑跑，那儿瞧瞧，掐一朵丝瓜花，扯一片葡萄叶，踢两脚竹篱笆。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便端来我的小板凳坐在奶奶身旁，享受着蒲扇带来的惬意，痴痴地望着满是星斗的夜空，幻想着将月亮摘下来据为己有，将星星串成闪闪的项链……儿时的想法总是漫无边际，天马行空。

初秋早晨，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跑到竹篱笆旁，小心翼翼地掀开青绿的葡萄叶，垂挂着还未完全成熟的几串零星葡萄，偷偷地摘一颗塞进嘴里，酸得龇牙咧嘴也不愿丢掉。这几串小葡萄在我热切的关注下越来越少，未等到葡萄变成紫红，就已

春天的嫩刺苕，长在大地上，也长在人的心里，是乡间儿童最馋的一口。烂漫的春光下，闲在家中的幼童，放学途中的少年，途经小河边、沟渠旁、灌木丛，只要见到新出的刺苕，便会兴奋地争抢着跑向前去，顾不得那些张牙舞爪的倒钩，一枝枝折来握在手中，如得了美味佳肴。找块软绵绵的草地，一屁股坐下来，将采来的刺苕整齐地铺在地上，借着明亮的阳光，欣赏一番春季里的丰收成果。半透明的茎秆上也有新生的倒刺，不过如乳牙般绵软，并无威胁。将刺苕尖上的新叶摘除，直接塞入嘴中咬断一截，生嫩的茎秆连皮一起与牙齿发出干净利落的响声，如大型交响乐团鼓手击打的那一刻，令人为之振奋。随后，嫩枝直接在口腔中爆浆，前些日子淅淅沥沥的春雨，今兮微微的和风，带着早春的凉意，一时间在嘴里左右盘桓。吃一根刺苕，就像品味了整个春天，有淡淡的甜，有些微的涩，还有断断续续的苦，仿佛置身于万木逢春的山野，一切都是大自然最淳朴的气息。

女孩儿吃刺苕，有矫情的画面感。左手捏了刺苕，右手支出兰花指，小心翼翼将皮剥了，裸露的刺苕如削了皮的青笋，水汪汪，亮晶晶，明媚的春阳在汁水里碎成点点，如同撒上了一把白砂糖。剥皮的刺苕，咬在嘴里有些软，味道少了一些酸脆，总觉得不太正宗。

其实，长久以来，刺苕一直被粗犷入口，忽略了它美食的一面。将鲜嫩的刺苕采来，去掉老叶和尖芽；用锅烧开水，放入刺苕焯水两分钟，捞出沥干；依次放入生抽、醋、葱蒜，要挑战味蕾的，可以加点辣椒粉，搅拌均匀；撒上少量花生米，再将烧热的食用油浇上，将香料的辛香激活，同时也将刺苕的野性剥离，剩下的便是嘴上欢愉了。

刺苕除了让口舌畅快，还有药效。据查，野生刺苕对抑制过敏性疾病、皮肤病、湿疹等有较好的效果，还能促进肠胃消化、增加食欲，同时，还有清热润肺、化痰止咳、利尿解毒的功效。

春天每年都生机勃勃地走来，但刺苕却一步步逐渐远离视野。温婉的城市里，春天自有春天的妩媚，怒放的海棠、星辉般的梅花，还有各色培植的小花儿，争奇斗艳，慰藉着城堡里困顿的心灵。曾经在公园的高墙上，见过倾泻而下的一堵绿墙，细长的枝条逢人就讨喜般地递上嫩枝儿，误以为是曾经亲近过的刺苕，后来才知道是木香。木香有自己表达春意的方式，但始终不是乡野里刚烈的刺苕。

刚烈的刺苕进不了城，只是自由地守着广阔的原野，沐浴着明媚的阳光，怡然自乐地发芽、生枝、开花，用生命的微光，点燃这个崭新的春天。

经被嘴馋的我摘得所剩无几。现在回想起那时在奶奶小院里度过的无忧无虑的天真生活，那份酸也泛起丝丝甜。

时光荏苒，一晃眼许多年过去了，随着我在外求学，奶奶的小院对我来说只剩冬夏，没有春秋。

奶奶年事已高腿脚蹒跚，夏天的夜晚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摆上几把旧竹椅，只可惜来乘凉的老人越来越少，大多数时候奶奶就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慢慢地摇晃着愈发老旧的蒲扇。微风穿过她的银发，月光温柔地落在她的衣角，奶奶一言不发，时不时用堆满褶皱的手，轻抚那被时光打磨得光亮的竹椅，只听见压水井掉落的水珠在滴答滴答。

又过了一些日子，奶奶因身体原因搬离了小院，住进了城里的二伯家。自此，奶奶的小院便被野草占据，无人打理的菜园果园变成了一块荒地，后来三叔盖新房，奶奶的小院被拆除了。

那天我站在通往小院的巷口，恍惚间发觉奶奶的小院真小，小得那么不真切，小得一下就能将院中荒芜的景象尽收眼底，小到只需几分钟，小院就只剩下破碎一地的旧石板、腐朽的竹篱笆。

多年后的一个夏夜，再次踏进奶奶的小院，它已是三叔的后院了。光滑的水泥地盛不住月色的热情，四面的墙也闪着明晃晃的光，耳边的虫鸣还在细细吟唱。抬头望望缀满星星的长空，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我也还是我，只是，藏着我童年的小院消失了，我长大了，那个不厌其烦为我摇着蒲扇的老人也不在了。

武陵春

(组诗)

□董运生(重庆)

问陵

枝头的桃花还在沉默
渔人的小船不知道被风吹向了哪边
我沿着阡陌追寻世外桃源
水穷处
浮起了一片南朝的烟

告白

雨水已过
喜鹊从山边松林里衔来一片暗云
枝头的梅花谢了
雪花开了
冬天向春天
送出最长情的告白

望春

溪边的花开了
白云却没有带来你的消息
我乘着风在河边游荡
手里的望春花凋落成水中南下的鱼

郎中

东风
世间最妙的郎中
裁出了柳绿
吹来了桃红
撒下七彩的种子
将月光留下的伤痕淡成一圈圈年轮

阵痛

窗外的紫叶李
开出浅白的阵痛
杯中的酒洒下忧伤的弧线
我将灵魂的秘密出卖给春风
星星
终未能换来一夜的安宁

海棠

我无法拒绝你炽热的美
一杯两杯到最后总不过一场大醉
我解开扣子等一片花瓣落下时彼此敞开心扉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